

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六月

四朝先哲
言行錄
上卷

武進唐駝署



See Rui

序

慨自世風日下四維五常黯然蕩矣三省九思誰曰宜也殊不知舊規模有真精神在至樂事出也悲夫近世之人往往厭故喜新新學識非不足也特恐新其皮毛無新精神以學之世風之流下均由是耳有心世道者有鑒于斯議敦風厚俗二則設宣講部也勸人以口立編輯部也勸人以書董子賢化以爲勸以口不能普及勸以書可以流傳特編宋元明清四朝先哲至言名行彙集二冊治三教于一爐集諸善于一室擬付棗梨行之於世得是書者爲醒迷鐸也可爲傳家寶也可然董子之編成巨冊幾歷暑往寒來閱者能體董子之心以爲心推己及人由近及遠俾得流傳後世而於世道人心上不無小補云爾

丙寅杏朔

王懼石序

四朝先哲言行錄

董賢化輯錄

周元公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子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程純公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纔說我不能爲聖賢不能參天地便是志不立則所作爲之事日流汗下而爲自暴自棄之人耳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

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人於天理昏者祇是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便放下是無義無命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亦無辱矣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程正公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學者須恭敬但不可拘迫拘迫則難久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不可空持硬守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

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于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于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

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于秉彝則同矣于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寒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于險難隕穫于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

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

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幼年心性未定卻以先入之言爲主爲父兄師長者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與之朝夕而講論之日復一日盈耳充腹久之義理浹洽浸灌不知不覺入於聖賢之路矣若爲之不豫偏好之見生於內嗜慾之緣接於外欲其不染於習俗也難矣

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爲己之學也

程氏遺書云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論孟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

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自變氣質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許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外書云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張明公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

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凡天下疲癯殘疾鰥獨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邵康節公曰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以其善事心也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神卽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若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必恐懼修省動心忍性以預防之如此不但可以全身且益以進道

君子生於獨世當思所以善處必須虛己接物和易謙恭方爲處世良法

謝文肅公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欲也生求稱其欲

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者難拔雖枝條翦落已盡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卻敢爲聖人於傷生事不敢爲到臨死卻不怕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

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定夫先生曰人所不見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尹和靖處士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苟不自知卻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最深者先克去

莫大之禍皆起於須臾之不能忍不可不謹

楊文靖公曰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卽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羅文貞公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尙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衰矣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噴火坑塹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李文靖公曰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

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愛身行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

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慰則亦可以少安矣

朱文公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爲心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于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

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藏

義如利刀胸中許多勞勞攘攘一齊割斷

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

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丁

吾輩于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

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

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耶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爲究竟法耳

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好渾身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個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卽今便當用力

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處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個字一生用之不窮

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無一事不學無一時不學無一處不學

無事則專一嚴整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求聖賢之本意

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學者最怕因循

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久自有至處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

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

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

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未能識得涵養個甚

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沉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工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工處

大學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

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

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
讀書須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
者之病雖殊其受病之源一而已

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

讀書須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註解看方有益
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仔細是第一義

讀書須開豁胸次令磊落明快纔責效便有憂愁意思須是胸中寬閒始得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

讀書須周匝遍滿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看文字專一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
得有下列處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後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後反覆玩味用力深便
見意味長受用牢固

文字須活看此就此說彼就彼說不可牽此合彼使處處有礙

讀書遺忘此士人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

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樞紐乃生死路頭人所以異於禽獸處

聖賢教人只從近處做去學者貪高慕遠面前的反蹉過了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須是謹言謹行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

中庸未易讀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

尙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妙不容言

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凡易一爻皆具兩義如此吉者不如此則凶如此凶者不如此則吉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載其事禮記是講說其理

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

看史要見事變之血脈不可不熟

讀書須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正爲此也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

人心纔覺便在更不待求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須是猛省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